

ZHIXUE DE JINGSHEN

哲学的精神

——（修订版）——

李超杰 著



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013068294

B5
89-2

哲学的精神

(修订版)

李超杰 著



B5
89-2



创立于1897

商务印书馆
The Commercial Press

2013年 · 北京



北航

C1675775

10100823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哲学的精神/李超杰著.—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ISBN 978-7-100-09826-7

I. ①哲… II. ①李… III. ①西方哲学—研究
IV. ①B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035048 号

所有权利保留。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使用。

哲学的精神

(修订版)

李超杰 著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36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厂印刷

ISBN 978-7-100-09826-7

2013年8月第1版

开本 650×1000 1/16

2013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张 25½

定价: 49.00 元

目录

导论 学习哲学的五大法门 1

- 一、在东西方哲学的比较中把握（西方）哲学的基本特点 3
- 二、在哲学与哲学史的关系中明确学习哲学（史）的意义 5
- 三、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梳理（西方）哲学（史）的基本线索 7
- 四、在哲学家的原著中品味原汁原味的思想盛宴 9
- 五、在同情与批判中展开与历史上哲学家的对话 11

第一章 什么是哲学 17

- 一、以逻辑的方式追求究极智慧 21
- 二、无用之用，众用所基 29
- 三、阳春白雪还是下里巴人 33
- 四、哲学与个人气质 37
- 五、哲学的部门与分支 39

第二章 哲学的起源 47

- 一、轴心时代与三大哲学传统 49
- 二、哲学的起源：闲暇、惊异、自由和理智态度 54

第三章 什么是正义 69

- 一、柏拉图的正义论 71
- 二、罗尔斯的正义论 82
- 三、诺齐克的正义论 96

第四章 什么是实体 117

- 一、亚里士多德的实体学说 119
- 二、近代的实体学说 128

第五章 什么是真理 139

- 一、古代真理观 141
- 二、近代真理观 145
- 三、现当代真理观 154

第六章 什么是善 173

- 一、柏拉图：善就是灵魂的和谐 175
- 二、亚里士多德：善就是幸福 178
- 三、康德：善良意志 183
- 四、功利主义：最大幸福 186

第七章 什么是美 197

- 一、柏拉图：由于美本身，美的事物才是美的 199
- 二、康德：审美判断力批判 202
- 三、黑格尔：美是理念的感性显现 213
- 四、叔本华：审美形而上学 221

第八章 什么是悲剧 233

- 一、亚里士多德：怜悯、恐惧及其宣泄 235
- 二、黑格尔：矛盾的冲突与和解 239
- 三、弗洛伊德：性的满足 244
- 四、尼采：日神与酒神 249

第九章 什么是爱欲 271

- 一、同体神话 274
- 二、柏拉图式的爱 277
- 三、叔本华的性爱形而上学 282
- 四、弗洛伊德的俄狄浦斯情结 286

第十章 上帝存在吗 297

- 一、安瑟尔谟的本体论证明 299
- 二、托马斯·阿奎那的宇宙论证明 302
- 三、托马斯·阿奎那的目的论证明 307
- 四、康德的道德证明 309
- 五、帕斯卡尔的打赌证明 313

第十一章 为什么会有恶 317

- 一、奥古斯丁的神正论 319
- 二、莱布尼茨的神正论 325

第十二章 什么是自由 335

- 一、古代的自由观 337

二、斯宾诺莎的自由观 341

三、康德的自由观 346

四、萨特的自由观 348

第十三章 哲学的终结 359

一、海德格尔：哲学的终结 361

二、德里达：形而上学的解构 367

三、罗蒂：后哲学文化 376

后记 399

修订版后记 40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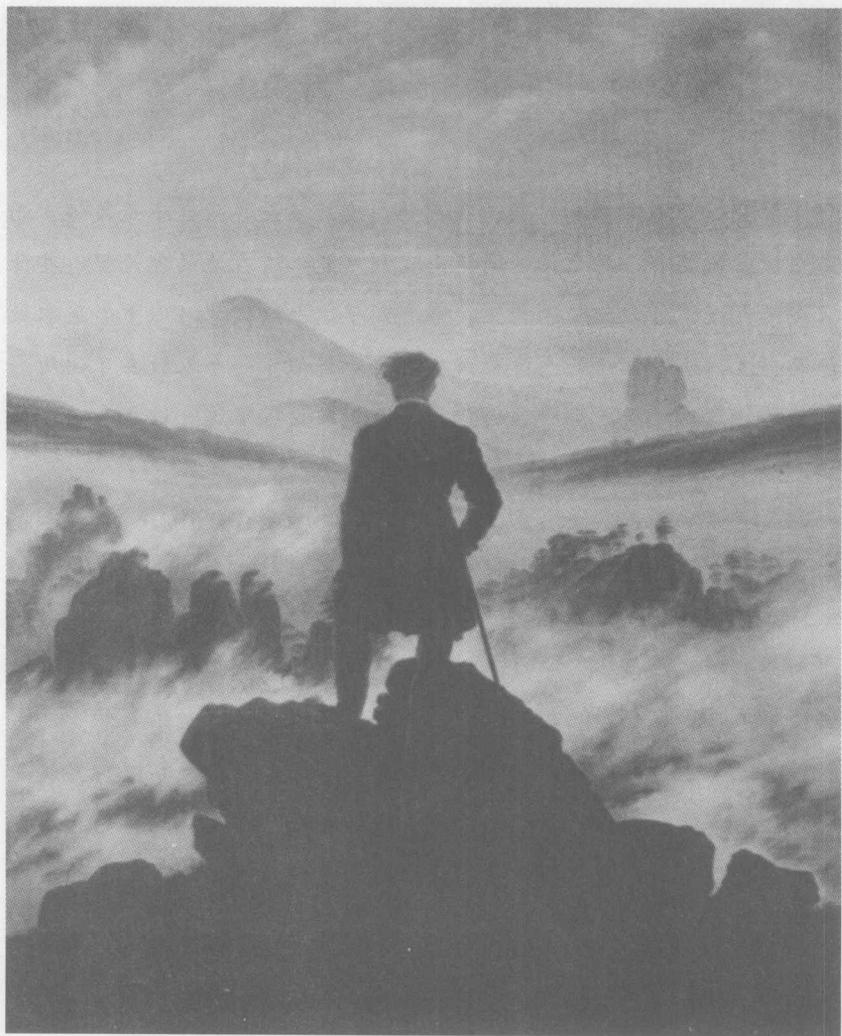
导论 学习哲学的五大法门

研究一个哲学家的时候，正确的态度既不是尊崇也不是蔑视，而是应该首先要有一种假设的同情，直到可能知道在他的理论里有些什么东西大概是可以相信的为止；唯有到了这个时候才可以重新采取批评的态度，这种批评的态度应该尽可能地类似于一个人放弃了他所一直坚持的意见之后的那种精神状态。蔑视便妨害了这一过程的前一部分，而尊崇便妨害了这一过程的后一部分。

——罗素

我们不能单从现在的成就方面着眼来批评一个体系，就是说，不能用今天的标准来衡量而贬低它。同近代理论相比较，古希腊的世界观似乎是朴素、幼稚和粗糙的，而嘲笑这种世界观却极不明智。从当时的观点来看，人类最初努力了解世界而形成的这种世界观，显然是划时代的事件。评价一种思想体系，必须着眼于它本身的目的和历史背景，着眼于同它直接的前身和后继的体系相比较，着眼于它的前因后果以及由它而引起的发展。

——梯利



〔德〕弗里德里希《面对云海的长途跋涉者》(约 1817—1818)

法门者，方法也。同学习其他学科一样，学习哲学也需要一定的方法。方法得当，则可收事半功倍之效。下面结合自己的教学和治学经验，谈一谈学习（西方）哲学（史）的五种方法。

一、在东西方哲学的比较中把握（西方）哲学的基本特点

一般说来，“西方哲学”指的是欧洲和美国的哲学。“西方哲学”的提法是相对于“东方哲学”而言的。东方学者在提到欧洲和美国的哲学时，一般使用“西方哲学”。在西方，承认有东方哲学的学者，在讲自己的哲学传统时，往往使用“西方哲学”，比如罗素的哲学史著作就是《西方哲学史》（*A History of Western Philosophy*）；而不承认或漠视东方哲学的西方学者，在讲西方哲学时，则干脆使用“哲学”，言外之意是，哲学就是“西方哲学”。比如，梯利的《哲学史》（*A History of Philosophy*）就只讲西方哲学，因为在他看来，“东方民族如印度人、埃及人和中国人的理论，主要是神话和伦理学说，而不是纯粹的思想体系：这种理论同诗和信仰交织在一起。”¹“古代民族中很少有远远超出神话阶段的，除去希腊人以外，或许没有一个古代民族可以说创制了真正的哲学。”²

梯利说，不是所有的民族都有自己的哲学，此言不虚。一般认为，人类文明大约有5000—7000年的历史。在世界五大文明发源地即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希腊、古印度和古中国，巴比伦和埃及就没有与其文明成就相匹配的哲学思想，尽管埃及文明对希腊文明曾经发生非常大的影响（在当时的希腊，去埃及“留学”曾经是一种时尚）。至于东方（主要是中国和印度）到底有没有哲学，关键是看怎样理解“哲学”。在西方传统中，以逻辑的、概念的方式探讨“究极问题”是哲学的主要任务和特征。如果用这样的标准来衡量，那么，东方智慧则不具有明显的哲

学特征。问题是,在对“究极问题”的追问中,除了信仰的(宗教)和概念的、逻辑的(西方哲学)途径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可能性?回答是肯定的。东方智慧所体现的就是这样一种非信仰性、非概念性的“究极关怀”(ultimate concern)。我们说东方智慧是非信仰性的,不是说东方人没有信仰,而是说东方人没有一个“外在超越”的“上帝”或“神”;我们说东方智慧是非概念、非逻辑的,也不是说东方人不使用概念或者不讲逻辑,而是说东方人更善于诗意地“暗示”,而疏于概念上的明晰性和逻辑上的论证。富于暗示而疏于明晰,甚至可以说是中国文化特别是其哲学与艺术的最高追求。

东西方两种不同的“路径”形成了两种不同的文化传统。比如,西方哲学在逻辑学、形而上学和知识论方面多有建树,而东方智慧则在个人修为和道德实践方面更胜一筹。关于这一点,300多年以前的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中国这一文明古国与欧洲相比,面积相当,但人口数量则已超过。在许多方面,他们与我们不分轩轻,在几乎是‘对等的较量’中,我们时而超过他们,时而为他们所超过。……在日常生活以及经验地应付自然的技能方面,我们是不分伯仲的。我们双方各自都具备通过相互交流使对方受益的技能;在思考的缜密和理性的思辨方面,显然我们要略胜一筹,因为不论是逻辑学、形而上学还是对非物质事物的认识,即在那些有充足理由视之为属于我们自己的科学方面,我们通过知性从质料中抽象出来的思维形式,即数学方面,显然比他们出色得多。……在实践哲学方面,即在生活与人类实际方面的伦理以及治国学说方面,我们实在是相形见绌了。”³两种不同的“智慧”带来了许多不同的“后果”。比如,西方哲学那种概念的、逻辑的方式强调“主客二分”,强调“知识就是力量”,从而导致了近代以来的科学繁荣,同时也最终造成了人与自然的隔膜;而东方哲学这种非概念的方式则强调“天人合一”,强调“自然无为”,从而

极大地提高了人的心灵境界，成就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同时也部分地导致了近代以来科学的落后。两种智慧以及两种文化传统绝无优劣高低之分，应当相互借鉴、相互包容。近代以来，中国有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主张学习“西学”，“五四运动”更是提出了向西方学习“民主与科学”的口号；越来越多的西方现当代哲学家也表现出向东方靠拢的倾向。所以，在学习（西方）哲学的时候，我们要善于在东西方的这种比较中把握（西方）哲学的基本特征。

二、在哲学与哲学史的关系中明确学习哲学（史）的意义

我们往往是通过哲学史的学习走进哲学殿堂的，所以，明确哲学与哲学史的关系，对于学好哲学史乃至哲学本身至关重要。如果把哲学看成是一门学科，而把哲学史仅仅看成是这门学科的历史，那么，人们就可能把它们作为两个彼此独立的东西来学，这会带来非常严重的后果。谈到哲学与哲学史的关系，我们可以举出康德、叔本华、黑格尔和雅斯贝尔斯的态度作为例子。康德对哲学史兴趣不大，也没有专门的哲学史著作。不过从他的著作中可知，他把哲学史看作一门历史性的学科，认为通过学习哲学史不能成为真正的哲学家。在《形而上学导论》的导言中，我们甚至可以读到这样的话，“对有些学者来说，哲学史（古代的和近代的）本身就是他们的哲学。这本《导论》不是为他们写的。”⁴叔本华对于历史学也抱有排斥的态度，认为“唯一可笑和荒唐的事情就是许多人想把历史变成哲学的一部分，甚至把它弄成哲学本身；他们误以为历史能够取代哲学”。⁵在他看来，历史学和地理学一样，都算不上真正的科学，因为两者研究的都不是普遍的真理，而是个别的事物。黑格尔则对哲学史持一种完全不同的态度。他不但著有多卷本《哲学史讲演录》，而且明确提出“哲学史的学习即是哲学本身”。在黑格

尔看来，哲学史和今天的哲学不是隔绝的，因为“哲学史里面的事实，和一切别的事实一样，仍继续保持在它们的结果里”。⁶“通过哲学史的研究”可以“引导我们了解哲学的本身”。在这个问题上雅斯贝尔斯赞同黑格尔的观点，他说过：“一方面，哲学是需要其历史的。当代的思想可以在它的过去中获知，由它与过去的关系，可以勾勒出其思想之本质。……另一方面，哲学史是不可能没有自己的哲学思考而独立存在的。因为仅仅是从外在认明有关哲学事实情况以及其文句，还不能引导我们进入真正的哲学里去。探究哲学史意义之前提乃哲学来作为引导。只有哲学能理解以前的和现代的哲学是什么。”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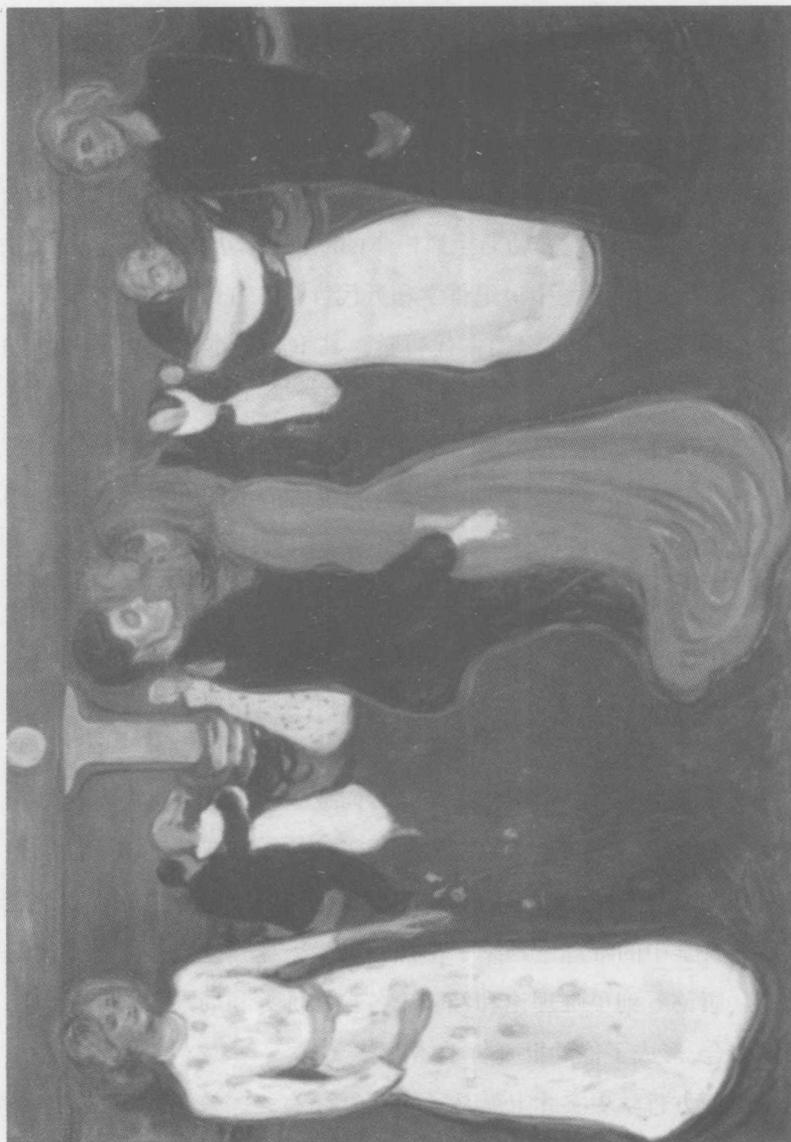
总的说，我倾向于黑格尔和雅斯贝尔斯的看法，即在一定意义上，哲学史就是哲学本身。很多学科和这些学科的历史可以是两回事，而在哲学中，却无法严格区分哲学与哲学史。因为人们不能进行哲学研究而不涉及哲学史，也不能学习哲学史而不进行哲学思考。这样看来，学习哲学史就是学习哲学的题中应有之意。具体地说，学习哲学史对于学习哲学的意义首先表现在：哲学史的研究“对哲学思辨是一种有益的准备。它评述民族的哲学经验，从比较简单的推向更复杂艰深的思想结构，并训练人们做抽象思维。这样，我们在形成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方面就会得到助益”。⁸其次，哲学史为哲学研究提供了“问题”。在一定意义上说，哲学中没有新问题，只有讨论问题的新方法和新角度。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所谓的“轴心时代”，构成各种哲学传统的基本问题都已经被提了出来。这些问题不仅是古人的问题，也是我们的问题，是人类永恒的问题。所以，要进行哲学运思，就必须面对以往哲学家所面对的问题，除此之外，没有别的途径。这样来看待哲学和哲学史的关系，就不会把哲学史上的学说和观点看成一种现成的和封闭的知识，也不会把哲学史上的哲学家看成和我们无关的个人，而是看成我们的对话伙伴。哲学从根本上说就带有历史的特征。在这里，治“史”

和治“学”达到了高度的统一。

三、在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梳理（西方）哲学（史）的基本线索

从有完整著作存世的柏拉图算起，西方哲学史上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面对这浩如烟海的著作，必须善于把握（西方）哲学（史）的基本线索。一般可以把泰勒斯至黑格尔的欧洲哲学史分为三个大的时期，即古希腊罗马哲学、中世纪哲学和近代哲学。古希腊罗马哲学指公元前6世纪至公元6世纪的古代哲学，其重心是本体论（ontology）问题。中世纪哲学指公元6世纪至16世纪的哲学，这是基督教哲学的时期，重心是理性与信仰的关系问题以及共相与殊相的关系问题。近代哲学指16世纪末至19世纪中期的哲学，重心是认识论（epistemology）问题或知识论问题。近代哲学又可以分为英国经验论、大陆唯理论、法国启蒙哲学和德国古典哲学。这三个大的时期不是并列的，有其内在的关联。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哲学奠定了整个西方哲学的传统和基本走向。实际上，西方哲学史一直有两条线，分别由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开启。前者重概念和先天，后者重具体事物和经验。中世纪早期主要以柏拉图主义为其思想资源，后期则转向亚里士多德主义。基于共相与殊相关系的唯名论与唯实论之争也源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分歧：唯实论是柏拉图哲学的产物，唯名论则与亚里士多德有不解之缘。近代哲学中的唯理论延续了柏拉图路线，经验论则是亚里士多德的后裔。康德看到了唯理论和经验论各自的优势和局限性，于是对二者加以综合，形成了他的批判哲学体系。

整个西方哲学史实际上就是“问题史”，有一些核心性问题通过各种变形存在于每一个哲学家及其哲学体系中。学习西方哲学史就要在梳理线索上下工夫，这样学到的知识是一张网，每一个哲学家或哲学流



〔挪〕爱德华·蒙克《生命之舞》(1899—1900)

派都是这张网上的一个纽结。国内外各种西方哲学史教材都会为我们提供这样的线索。梯利和罗素的《西方哲学史》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享有很高声誉的教科书。梯利《西方哲学史》的特点是简明扼要、循规蹈矩,强调“哲学史家在自己的研究中应当采取不偏不倚和客观的态度,并且尽可能避免在探讨中渗入自己的哲学理论”。⁹而罗素的《西方哲学史》则更加注重哲学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而且,由于罗素本人就是一个著名的哲学家,所以他的哲学史就会带有更大的主观色彩。此外,文德尔班的《哲学史教程》和斯通普夫等人的《西方哲学史》也是近年来已经译成中文的著名教材。由于文德尔班本人即是新康德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因此,他的《哲学史教程》自然体现了浓厚的新康德主义色彩。斯通普夫等人的《西方哲学史》语言通俗易懂、条理清楚,而且内容一直讲到现当代。当然,国内也有多种西方哲学史教材可供选用。

四、在哲学家的原著中品味原汁原味的思想盛宴

既然学习哲学史的过程就是我们与历史上哲学家的“对话”过程,那么,很显然,为了使对话成为可能,也为了使对话保持其“生动性”和“鲜活性”,我们必须“面对”我们的对话伙伴。这是一种特殊形式的“面对”,因为这些哲学家本人已经“不在场”,“在场”的是他们的“言”,也就是他们流传下来的著作。所以,与哲学家们的“对话”通常是通过读他们的著作来实现的。“要进入这些大师们的世界之中去,作为听众、学习者以及爱慕者在那里申请居住权,在与他们的交往中,我们能够找到最好的东西,达到我们的归宿。那里对每一个人来讲都是开放的。只要我们真正懂得提问的话,他们在那里都是乐意回答的。”¹⁰为了了解西方哲学的基本线索,为了获得理解哲学家思想的必要“前

见”，学习西方哲学史教材是必要的。但哲学史教科书的学习，永远不能替代原著的研读。这和我们通过进食获取营养的道理是一样的。新生儿没有独立的进食能力，消化能力也很弱，所以，需要别人把食物稀释甚至咀嚼后喂给他们。这样的食物尽管易于吸收，营养却有所流失。从某种意义上说，各种西方哲学史的教科书只是“婴儿食品”，优点是易于初学者学习和掌握，不足之处是：哲学家本人那鲜活、丰富、复杂的思想被凝固化、简单化了。所以，必须以教科书为索引，进入对原著的阅读。

西方哲学史上的哲学家及其著作那么多，应当从何处下手呢？按照雅斯贝尔斯的说法，我们要集中于那些“大哲学家”及其著作。“大哲学家”的标准可能因人而异，但至少包含这样一些因素：他们的思想是超越时代的；他们传达给世界以史无前例的思想；他们对后世产生经久不衰的影响。很多初学者期待一份必读书目清单。不同的学者会列出不同的书目，我在这里冒险给出这样一个清单：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形而上学》、笛卡尔的《第一哲学沉思集》、斯宾诺莎的《伦理学》、莱布尼茨的《单子论》、洛克的《人类理解论》、休谟的《人类理智研究》、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和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初学者可以从《理想国》开始，然后读笛卡尔、洛克和休谟的书。在积累了一定的知识和方法后，可以再读亚里士多德、康德和黑格尔等人的著作。

在研读原著的过程中，容易产生下述两种常见的感觉：一是觉得原著太难，因而怀疑自己的理解力；二是觉得原著没有教科书讲得清楚，有些地方甚至前后矛盾。觉得原著难读，这很正常。因为我们面对的是人类历史上顶级大师的著作，而且年代久远。甚至雅斯贝尔斯这样的大哲学家都说：“我们没有可能来俯视这些大师，如果我们能仰视他们的话，已经算是幸事了。我们透视不了这些大师。我们教育自身，

去理解他们，以便让他们教诲我们，从而使我们重返自我。”¹¹ 在这种情况下，当务之急是确立自己的自信心。要知道，在很多问题的理解上，“大哲学家”之间也是有分歧的。原著的确有可能没有教科书“清楚”，因为教科书的作用就是“简化”和“条理化”，而原著的论证则要复杂得多。而且，在同一个问题上，哲学家自己的看法也是有变化的。比如，柏拉图的理念论前后期就有很大不同；亚里士多德的实体学说，前后也是不一样的。在这种情况下，要沉得住气，反复琢磨，仔细推敲，必要时还要参考一些二手的研究著作。在阅读原著时，另一个问题就是语言的问题。应当读原文还是读译文呢？如果有足够的语言能力和天赋，读原文当然是最好的选择。因为任何翻译都是译者的一种理解和创造，因而必然带有其“主观色彩”。但对于大部分初学者来说，读原文原著几乎是不可能的。就西方哲学史上的著作而言，主要由下述五种语言写成：希腊语、拉丁语、英语、法语和德语。要初学者在精通五种语言的前提下再去接触原著，无疑是天方夜谭。好在大部分著作都有基本可信的英译本，所以，我建议初学者尝试着读英文原著。读过几本之后，大家会发现，很多问题其实比读汉译更容易理解。当然，现在相当多的西方哲学著作都有汉译本，也可以供大家学习参考。

五、在同情与批判中展开与历史上哲学家的对话

西方哲学已经有2500年的历史。当我们面对历史上的哲学家及其体系时，有时难免失望或困惑，似乎他们与我们对于哲学的期望相去甚远。但正如尼采所说，就算历史上的某个哲学体系是完全错误的，其中总有确定无疑之处。对于历史上的这些体系，不加批判地全盘接受，显然不行，因为哲学一定是批判的；以今天的标准苛求古人，不加分析地批判一切，也不是对待哲学史的正确态度。梯利强调治哲学史的方法